

# 景福

醫訊 Jing-Fu Bulletin

2020**12**



第37卷第12期



# 景福醫訊

## Jing-Fu Bulletin

第37卷 第12期

2020年12月出版



## 目 錄

### 醫學新知

- 2 減重及糖尿病手術 楊博仁

### 醫學論壇

- 4 偏鄉醫療的需求與挑戰—新北市貢寮區  
衛生所過去現在及未來 林中一

### 回顧杏林

- 8 臺大醫橄兄弟情 呂英志

### 保健廣場

- 12 臺大校園防疫作為分享 池岸軒、程劭儀

### 校友小品

- 15 追憶我的「益師益友」— 陳定信教授  
韓良誠  
18 聆聽軍歌聲中回憶戰時的童年（下）  
黃碩文  
22 落日餘暉麥田拾穗記（下） 江顯楨  
27 豪爽 葉弘宣

### 國外參訪

- 28 2020年九州大學參訪 黃琢懿

### 休閒旅遊

- 31 埃及古文明暨尼羅河郵輪之旅（2020年  
1月30日~2月10日）上集 周松男

### 封面故事介紹

- 35 歷史大幕，結實纍纍 陳恒德

### 編後語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十二月出版

第三十七卷第十二期 總號四二三

董事長兼發行人 / 楊泮池

社 長 / 黃國晉

編 輯 顧 問 / 林國煌、楊思標、曾淵如、余秀瑛、郭英雄  
朱宗信、林隆光

正 副 總 編 輯 / 方偉宏、徐思淳

編 輯 / 范守仁、陳文彬、吳爵宏、鄭祖耀、徐明沈  
陳世杰、李正詒、王淑慧、周博敏、柴惠敏  
鍾國彪、林昭文、蔡麗婷、邱政偉、陳倩儀  
柯政郁、許秉寧、商志雍、高碧霞、錢宗良  
王繼娟

本期執行編輯 / 李志元

副 執 行 長 / 詹鼎正、張皓翔、蔡詩力

助 理 編 輯 / 王亮月

社 址 / 台北市常德街一號（台大醫院景福館）

電 話 / (02)2312-3456轉67282

傳 真 / (02)2361-5556

印 刷 / 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臺灣郵政北台字第一二六一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 交寄

ISSN-1028-9585

網 址 / <http://www.jingfu.org.tw>

電 子 信 箱 / [jingfu88@ms59.hinet.net](mailto:jingfu88@ms59.hinet.net)

劃 撥 帳 號 / 01410009

戶 名 / 財團法人台大景福基金會

封面圖片：歷史大幕，結實纍纍

年 份：2004年

原作尺寸：50×35 cm（粉彩畫作）

作 者：陳天惠

母校醫科1951年畢業，退休外科  
醫師

本刊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不代表本刊立場



# 減重及糖尿病手術

文／楊博仁

**隨**著飲食和生活習慣的改變，近年來肥胖人口快速攀升。據統計，目前台灣約有二分之一的男性、三分之一的女性及四分之一的兒童有體重過重的問題。肥胖除了影響外觀體型外，最重要的是會引發許多疾病，對健康造成嚴重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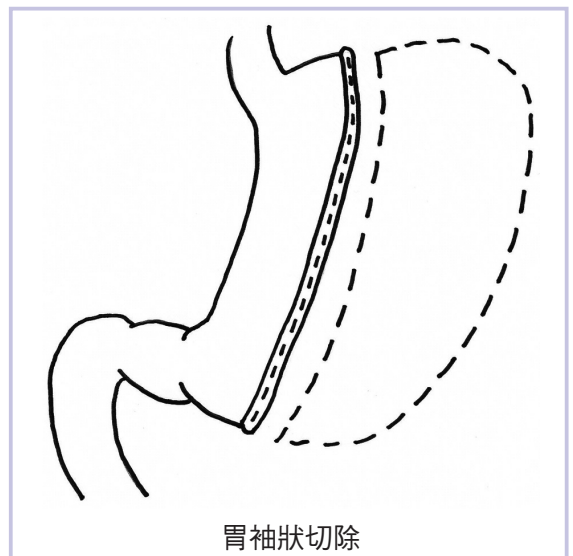
肥胖的定義隨著人種、地域和疾病分布型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台灣衛生福利部公告台灣人的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超過24即為過重，如果超過27即達肥胖；而在歐美一般則以BMI超過30定義為肥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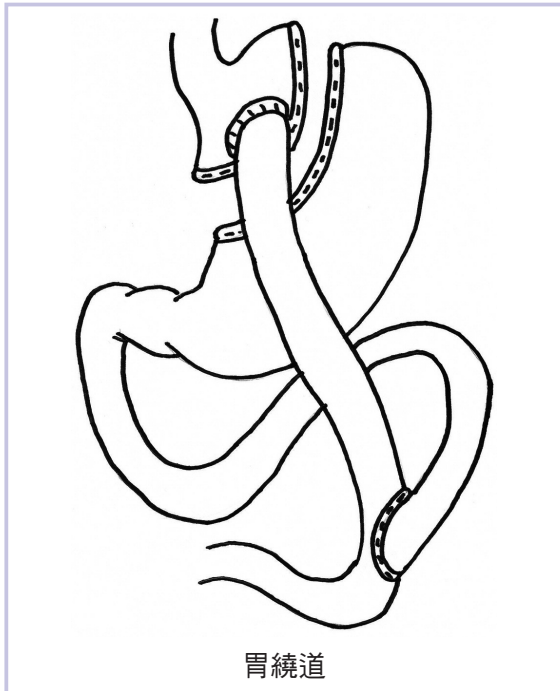
肥胖除了會引起一般熟知的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外，還會增加罹患中風、睡眠呼吸中止、冠狀動脈心臟病、心肌梗塞、脂肪肝、肝炎、胰臟炎、男性性功能障礙、女性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及不孕、退化性關節炎、痛風及濕疹等疾病的機會，此外肥胖者罹患許多癌症的機會也比一般人高很多，諸如乳癌、子宮癌、子宮頸癌、大腸癌、食道癌、胰臟癌、腎臟癌和攝護腺癌等通常在肥胖人身上較為常見。

肥胖的治療一般是先以飲食及運動等生活習慣的改變為主，如果效果不好時會適度搭配藥物及行為治療。但上述治療方式對多數肥胖病人效果都不佳且容易復胖，目前研

究證實針對嚴重肥胖的病人只有減重手術才可以長期有效的控制體重。

抽脂手術只能改變局部體態，沒辦法有效降低體重及改善代謝性疾病，因此不是減重手術。目前減重手術一般是指藉由改變胃腸道的結構來讓攝食量下降及食物消化吸收變差來達到體重減輕的效果。從1960年代開始施行減重手術以來，世界上每隔幾年就會有新的減重手術方式發表，而一些舊的手術方式就會慢慢的被淘汰取代，目前世界上最常施行的減重手術為腹腔鏡胃袖狀切除及胃繞道手術。台灣在世界上的減重手術起步很早，臺大醫院在1981年就由陳楷模教授施行了亞洲第一例成功的橫向胃隔間手術，目前





胃繞道

台灣一年約有三千多人接受減重手術，而全球每年則有超過七十萬人接受減重手術。

現今大部分的減重手術都是以腹腔鏡等微創方式進行，傷口小、恢復快且住院天數短。胃袖狀切除是目前世界上最常施行的減重手術，是將胃切掉約四分之三，只剩下一條細細長長的胃管，病人術後食量及食慾大幅下降，約一年可以減輕四分之一的體重，有些病人術後可能會有胃食道逆流的問題。而胃繞道手術除了將胃隔小讓食量下降外，也同時進行小腸繞道讓消化吸收變差，約一年可以下降30-35%的體重，但病人術後須長期服用營養補充品，且較易有吻合處潰瘍發

生。

近年研究發現減重手術除了可以長期有效控制體重外，更可以大幅改善肥胖相關代謝性疾病，其中對於第二型糖尿病更是有神奇的改善效果，病人在接受手術後（特別是胃腸繞道手術），糖尿病通常會快速有效的改善，因此減重手術在最近幾年又有一個新的名稱為「代謝性手術」或「糖尿病手術」。現今醫界已經將手術治療放入第二型糖尿病治療的準則裡，但不是所有第二型糖尿病人都適合手術治療，國際糖尿病組織建議，如果患有第二型糖尿病的亞洲人， $BMI \geq 37.5$ 或 $BMI \geq 32.5$ 且血糖控制不良者優先考慮接受手術治療，而 $BMI \geq 32.5$ 或 $BMI \geq 27.5$ 且血糖控制不良者可以考慮接受手術治療第二型糖尿病。

針對嚴重肥胖的病人，減重手術是目前唯一可以長期有效控制體重的治療方式，同時可以改善第二型糖尿病及肥胖相關併發症，提昇病人長期存活率並改善生活品質。但每種減重手術都有其優缺點，需根據病友個別的身體狀況及生活型態，選擇適合的手術方式，同時長期追蹤，才可達到最有效、健康的減重效果。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3年畢業，現任母校附設醫院外科部一般外科、減重暨代謝手術中心主治醫師）





# 偏鄉醫療的需求與挑戰 — 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過去現在及未來

文／林中一

過去的台北縣貢寮鄉衛生所群體醫療中心(澳底保健站)

現在的澳底醫療救護中心暨24小時急診救護站

未來的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地域整體照護據點及在宅醫療

相較於都市地區，偏鄉地區的醫療資源比較缺乏，在資源分配與使用效率上，總是有許多可以討論的議題與空間，僅以此文簡單介紹台灣東北角的健康守護者--貢寮區衛生所與臺大醫療體系對台灣偏鄉地區醫療的貢獻。

民國67年，臺大醫學院內科教授楊思標及公衛學界的拓荒者陳拱北教授等人，希望在台北縣貢寮鄉的小漁村澳底，籌建實驗性質的群體醫師診療處所，當時既無公費醫師可派前往，年輕醫生也比較不願前往偏鄉奉獻，當時李建廷醫師志願前往澳底村作為基層醫療建設的開路先鋒。在那個年代，澳底村是個非常偏僻閉塞的地方且無公路可通行，須由八斗子漁港坐船近一小時才能抵達。澳底的衛生室隸屬於貢寮鄉衛生所，規模很小，僅有兩名護理師在此為村民作保健工作。

「群體醫療中心」，是由臺大醫學院提出的計畫，最早執行該計畫的是李建廷醫師。所謂群體醫療，顧名思義就是集體醫

療，由幾個醫師在不同的時段開設門診，一起執行「群體醫療中心」的診療業務，就以澳底衛生室來說，起先是李建廷醫師一人長期駐診，後來臺大醫院陸續派醫生前來協助。

我與貢寮的淵源，在學生時代，在實習時期就開始了。民國83年開始，我對於有24小時救護站的貢寮衛生所，有莫大的好奇心，因此就主動報名偏鄉實習。在前主任章殷超醫師的指導下，了解偏鄉的醫師的使命，當時對於章醫師為鄉民服務的精神相當的感動。

第一次來到貢寮實習時，剛好當時正在辦理地方健康促進活動，活動後老鄉長以濃濃地方味的九孔大餐招待，我忍不住大啖海味，老鄉長看著我狼吞虎嚥的樣子，笑說：「這麼愛吃九孔，以後來這裡服務好不好？」還沒來得及放下手中的九孔，一句「好呀！」未料真的一語成讖。我到衛生所報到的第一天，白髮蒼蒼的洪老鄉長很快認出我來，穿過人群上前拍拍我的肩：「我記



得你，你就是當年那個愛吃九孔的日本僑生！」當年一句隨口應允彷彿成為預言，冥冥之中就這樣被貢寮這個地方黏住了。

父親告訴我：「你是台灣訓練出來的醫師，應該留在台灣照顧台灣人。」志向要走外科，一位景仰的日本教授對我說：「好的外科醫師一定要學好內科，才能真正救人。」因此我畢業後，先至內科住院醫師訓練，再接受外科住院醫師與總醫師訓練。

民國94年底，我突然接到電話，探詢我到偏鄉服務的意願，原來那年核四電廠開工同時帶入大量的人流，電廠工安意外不斷，以及大型活動如海洋音樂季的舉辦帶來大量觀光客，使得貢寮的醫療負荷量（意外傷害與車禍病患等）暴增，實在需要加強保健站急診能力，醫療資源貧瘠的貢寮需要有內外科經驗的醫師駐診協助當地緊急醫療。

與妻子討論偏鄉服務時，她說：「不是只有拿刀治療病人才是好醫師；能讓病人健康、快樂，才是真正的好醫師」，因此讓我下定決心前往貢寮服務。

報到時發現衛生所還是實習時印象中外牆斑駁的30年老舊建築，只有一台X光機、簡單的尿液檢查儀與心電圖等簡單的醫療設備以及急救器材，與當時實習時差異不多。先盤點醫療需求面，需要多少資源及強化24小時緊急醫療。當時前來支援的醫師只侷限於來自縣立醫院及鄰近衛生所，一開始自己承擔每週值班3天，將近長駐衛生所的生活維持了數年。

目前的「貢寮區衛生所澳底醫療救護中心暨24小時救護站」，是一棟造型很突出的



建築，於民國98年8月正式啟用。由當時的台北縣政府撥款與台灣電力公司補助，在澳底另地重建，提供雙溪貢寮地區民眾及遊客更好的醫療設備與就醫環境。24小時急診人力排班上經衛生局大力協調後，由汐止國泰醫院、亞東醫院、臺北慈濟醫院、部立基隆醫院等共同投入醫療資源，才得以讓澳底醫療救護中心能持續運作。同時意外發現因每位支援醫師的專業領域不同，如骨科、泌尿、腎內、心內、心外、神外、小兒科等。衍生現在衛生所有各種不同科別專科醫師駐診，讓民眾更方便就醫。

以前我在醫學中心工作時，經常思考大醫院醫療的盲點：認為醫療分工過細，這種「只看器官或疾病」的診療，其實無法對病人的生命與疾病狀態有全面性的關照。在我投身偏遠地區醫療照護，開始嘗試以人為本的整合式醫療，後來慢慢跟病人接觸，也熟悉他們生活模式，身體不舒服的原因，衛教保健知識等，醫療照護也漸入佳境，也得到鄉民的信任。開始有密切的互動及深刻感受到偏鄉互相招呼的人情味……。

有一個阿嬤很可愛，每次都會拉開窗簾探頭看，如果看到我就會跟我打招呼：『大



箍醫生（大箍，台語：形容高大肥胖）我來掛號了！」後來愈來愈多居民都這樣叫我。」

有一位翁簡阿嬤每次到診都會帶一顆水煮蛋，盯著我吃完整顆蛋才願意讓我問診，有時會時間拖久一點會惹得後面的患者聲聲催促，阿嬤還會轉頭回嘴：「我的病比較重，所以才看比較久！」就這樣每次我看到水煮蛋就想到翁簡阿嬤。

有一天，我發現幾位阿公阿嬤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定期來回診，我那時想著：「為什麼這幾位阿公阿嬤都沒有回來看診？」後來有其中一位阿嬤怯怯地跟我說：「我坐公車容易跌倒，坐計程車又很貴，所以我不要來看病了，反正我現在也好好的。」阿嬤的坦白讓我百感交集，想起一陣子沒見的翁簡阿嬤，隨手找了幾樣醫療器材跟翁簡阿嬤常用的



藥品裝入手提包，帶著護理師出門開始挨家挨戶登門造訪病人。到了翁簡阿嬤的家，我才發現她罹患失智症，已無法自行出門，同時也注意到廚房少有烹飪痕跡，問了家人才知道，阿嬤平常鮮少下廚，但只有在要去看醫生的那天上午，她會到廚房為大箍醫生煮一顆水煮蛋。當時我覺得既感動又心痛，從此將翁簡阿嬤納入居家訪視診療的「探親」行程。

到貢寮服務十多年，陪著阿公阿嬤們一起變老，隨著愈來愈多的長者無法回診，開始增加居家訪視的次數。有一個沙士阿嬤開了兩次關節的刀，不斷感染導致傷口化膿，

阿嬤對家人說她再也不要去看醫院了！我跟診所的同事說：「既然阿嬤不想來醫院，那就我們去看她」，在阿嬤生命倒數的3年半中，我們每兩周就去阿嬤家協助傷口清創排膿，阿嬤每天早上習慣開一罐沙士慢慢喝，喝完差不多就晚上，一天一罐沙士是她最大樂趣，後來不知不覺，我們每次去阿嬤家裡訪視都帶一罐沙士給阿嬤，直到她傷口慢慢的好起來。







有一天，沙士阿嬤呼吸急促、發燒、手腳冰冷…，初步判斷像是肺炎合併敗血性休克，當下我立即建議叫救護車轉送醫院，沙士阿嬤堅持不肯轉院，她說：「謝謝大箍醫生幫我多活幾年了，我要在家活到最後一刻，不要去大醫院了！」。經家屬溝通後決定順著阿嬤的意思辦理。我立即回衛生所準備了生理監視器、氧氣製造機、抽痰機、點滴等。當晚留守在衛生所不敢遠離，深夜電話突然響起，在趕抵阿嬤家，檢查後我告訴家屬：「大概快了！快通知兒孫來看阿嬤最後一面，來為阿嬤送行。」這時阿嬤突然緊緊抓著我的手，雙眼直盯著看我，我拍拍她的手：「妳把這家人顧的很好，兒孫很孝順，都來看妳了！」但才踏出阿嬤家門不久，家屬來電說：「阿嬤很安詳的走了，阿嬤之前似乎一直在撐著，在等大箍醫生來替阿嬤做最後一次的診察」。家屬的陪伴讓沙士阿嬤既有尊嚴且安詳的離世，阿嬤的離開激發了我對生命的意義有不同的思維。人終究會老，終究會面臨生老病死。住家臨終：家就是最好的病房，尤其對長輩們來說，能在生活了大半輩子熟悉的家裡走完人生的最後一哩路，也算是人生圓滿的一個里程。

民國106年在衛生局指導下運用長照2.0模式開辦附設物理治療所，讓當地居民不須再舟車勞頓去基隆或台北的大醫院治療，利用

復健改善疼痛及回復身體的功能，至今物理治療所使用率長期處於滿載的狀態，附帶的我們注意到了在物理治療所開設後，門診開出的止痛藥物數量幾乎減半。同時也開設社區復能據點，來減少長者肌少症並回復社區長者的活力。

貢寮幅員廣大，居民散居各處，山上海邊都有，為了能完全掌握長者的現況，我們還結合澳底海巡隊的同仁幫忙獨居老人送便當，還有每天報到的郵差、里長、賣菜車阿伯及社區內的柑仔店，透過訊息傳遞結合成一張綿密的醫療情報網，也讓我們團隊無形中在社區形成一種鄰里關懷模式，而這種鄰里關懷模式中互動的人情味令人回味無窮。

偏鄉醫療及在宅醫療提升我對於醫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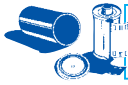
護的視野，在社區共生的營造中，在宅醫療成為了高齡者生活中自然而然的的一件事，醫師如同社區鄰居般的頻繁見面，噓寒問暖中依然保有專業評估，建立堅固且有溫度的醫病關係。因為時空背景，年輕人

離鄉背井去大城市工作求學，偏鄉地區比都市地區提早面對高齡化社區的來臨，藉由發展在地社區照護網絡與區域資源的整合，或許我們在貢寮發展的經驗可以作為台灣未來面對高齡化社會醫療照護的參考。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7年畢業，現任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主任）







# 臺大醫橄兄弟情

文／呂英志

**臺**大醫橄的歷史最早可溯源自民國35年，由臺大醫學院同仁和臺大醫學系學生組成的水牛隊。臺大水牛隊於成軍之初即奪得第一屆台灣省橄欖球錦標賽（大會賽）冠軍。水牛隊時代共計六年，民國39年再度拿下大會賽冠軍後，老將們紛紛退休，水牛隊逐漸沉寂。但也成為民國41年正式成立的臺大橄欖球校隊的前身。之後也有不少醫學系學生加入臺大橄欖球校隊，例如耳鼻喉科徐

茂銘教授、外科陳秋江教授等人。

至於後來身著紅色球衣球褲，以白色水牛頭為標誌的臺大醫學系橄欖球隊開始於民國74年，由當時參加臺大橄欖球校隊的洪禹利與魏昌國創立。當年橄欖球運動在大學校園還算風行。在大專乙組的比賽中，臺大橄欖球隊經常是奪冠的熱門隊伍。為了在校園中推廣橄欖球運動，每年臺大會舉辦新生盃與校長盃比賽，由各系組隊參加，當時



臺大醫學系橄欖球隊OB合照，攝於2019台灣橄欖球醫學會 臺大醫橄 VS 台北醫學大學OB賽（圖中著便服者為現任臺大醫院院長吳明賢醫師，吳院長左側長者為曾參加早期臺大水牛隊的耳鼻喉科徐茂銘教授。徐教授左側是其女兒徐莉萍，是後來創立臺大醫橄的洪禹利的同學，也是首屆臺大醫學系男女混合橄欖球隊女隊長。徐莉萍左側站立者即為洪禹利，後方站立者是目前臺大醫橄OB隊隊長，臺大外科教授吳耀銘。）



活躍的系隊有數學系、法律系、動物系、化工系等。臺大醫學系橄欖球隊（圖一）在洪禹利、魏昌國與歷屆隊長辛紹祺、楊銘棋、何士奇、吳耀銘、林家立、呂英志、李志元等人帶領下，多次奪得新生盃和校長盃的冠軍，並接受臺大醫學院和臺大景福基金會的補助。除了校內的系際對抗以外，民國82年3月，在筆者擔任隊長時，還曾率隊遠征台南，與成大土木系、化工系舉辦友誼賽（圖二）。並於民國85年，在台北百齡球場，與來自日本的長崎大學附設醫院骨科部橄欖球OB隊進行比賽交流（圖三）。



圖一 民國79年，臺大醫學系橄欖球隊賽後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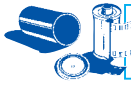
圖二 民國82年3月，臺大醫橄遠征台南，與成大土木系、化工系舉辦友誼賽



圖三 民國85年，在台北百齡球場，與來自日本的長崎大學附設醫院骨科部橄欖球OB隊進行比賽交流

民國78年，筆者剛進入臺大醫學系，當時住臺大男11宿舍，位置就在臺大球場旁（現今臺大體育館址）。某日正好有臺大醫橄的比賽，住在宿舍的同學們都被叫出來加油。看到穿著紅色球衣的學長們在場上衝鋒陷陣，令人熱血沸騰。中場休息時，學長看到我說：「在旁邊看不過癮，要不要到場內看。」我說：「看起來有點危險，而且規則又不熟。」學長說：「很安全的，你打wing（翼鋒）的位置，就站最邊邊，盡量不會讓你碰到球。」經不住學長的熱情邀約，我就硬著頭皮上場。比賽中還撿到一顆球，跑了一小段，當然一下子就被捉下來了。賽後，學長說：「你表現得很好，是可造之材，以後每週日上午七點來球場練球」。當時我想：「剛上大學，有那麼多好玩的，誰要陪你們每週日練球！」但是，學長們很堅持，每週日上午七點都會到寢室敲門，想躲都躲不掉。不過，加入臺大醫橄這個大家庭是幸福的，學長對學弟們都非常照顧，不只在球場上，在課業上和生活上也是一樣。尤其每





次比賽，大家一起上場打群架建立起來的情義更是深厚。

可惜，筆者於民國85年畢業時，橄欖球運動已逐漸式微，臺大校園內幾已無科系能組成15人的橄欖球隊。臺大醫橄的煙火只能靠幾位參加臺大校隊的學弟們延續下去。但也只有七人制的比賽。慢慢地，臺大醫橄兄弟們也漸漸失去聯絡。

這幾年，因為社群網路的發達，好不容易大家又有了聯繫。經過多年的努力，臺大醫橄兄弟們在醫療專業上都各有發展。但繁忙之餘，缺乏運動，有些人已在健康上亮起紅燈。於是大家組成臺大醫橄OB隊（圖四），並籌組台灣橄欖球醫學會，互相號召定期聚會和練球。因緣際會下，擔任隊長的臺大外科教授吳耀銘，接到北醫橄欖球OB隊，雙和醫院吳麥斯院長的戰帖，相約於民國108年12月21日，在錦和運動公園舉辦「2019橄欖球醫學會，臺大醫橄 VS 臺北醫學大學OB賽」（圖五）。

從來沒有想過，大學畢業後，還有機會與相識30年的兄弟們一起在橄欖球場上奮



圖四 臺大醫橄OB隊練球後合照



圖五 2019橄欖球醫學會，臺大醫橄 VS 臺北醫學大學OB賽海報

戰。橄欖球是一種激烈，會有很多身體碰撞的運動。它的核心價值是「正直、熱誠、團結一致、紀律、尊重」，也是臺大醫橄學長們一再教導我們的處事態度。這次上場比賽的兄弟們和對手中有臺大醫學院的教授、副教授、臺大金山分院院長、義大醫院院長、雙和醫院院長、醫療奉獻獎的得主、以及在各領域有卓越成就的醫師們，還有兄弟特地遠從日本回來助陣。

雖然比賽的過程相當激烈（圖六），但是當比賽結束，裁判吹哨並喊出「No Side!」，自此場上不分敵我，大家都是兄



圖六 2019橄欖球醫學會，臺大醫橄 VS 臺北醫學大學OB賽，臺大醫橄OB隊總幹事，恩主公醫院外科部主任吳長晉奮勇拿下第一顆TRY。

弟，彼此列隊擊掌，歡送離開球場。就如賽後餐敘，吳耀銘學長開的馬祖陳高酒瓶上面所寫，我們臺大醫橄兄弟的情誼是「酒逢知己、一生兄弟、七份情義、十分義氣」。

今年的「2020橄欖球醫學會，臺大醫橄 VS 臺北醫學大學OB賽」將於民國109年12月19日下午，在新生南路旁的臺灣大學運動場舉辦，屆時歡迎各位到場加油指教。

（作者係臺大醫學系1996年畢業，曾任臺大醫學系橄欖球隊隊長、臺大耳鼻喉部總住院醫師、兼任主治醫師，現職為開業醫師）

## 景福醫訊投稿須知

為符合景福醫訊之投稿原則，即促進醫學教育及研究之發展、促進國內外醫學之交流、並以校友聯誼為目的之宗旨，使更多校友能參與；本刊特將投稿注意事項修正如下，歡迎校友踴躍投稿，包含學術性、生活性、懷舊性、新聞性以及校友動向交流之文章均歡迎，謝謝！

1. 投稿文章字數約1,000~3,000字，以word檔為主，並請盡量附高解析度的彩色照片1~3張（勿使用網頁圖片）。
2. 為方便校友閱讀，投稿文章請以中文為主。另，請勿使用網路複製資料方式撰寫。
3. 煩請作者提供個人資料，如畢業年、系所名稱及目前工作職稱。
4. 請盡量以電子檔投稿，投稿文章請寄至 [jingfu88@ms59.hinet.net](mailto:jingfu88@ms59.hinet.net)。
5. 因應版面需求，編輯會酌以建議文章字數、內容做小幅度修改，並徵得原作者同意後刊登。
6. 一年內同一人投稿以不超過6篇為原則。
7. 編輯會議有權選擇文章刊登與否，若投稿文章經編輯會審視，不適宜刊登，將通知退回稿件，尚請見諒。

景福醫訊編輯群 敬上





# 臺大校園防疫作為分享

文／池岸軒、程劭儀

2020一開年，全世界就籠罩在新型冠狀肺炎病毒（COVID-19）的陰影之下，至今依然尚未平息。回顧疫情爆發初期，面對病毒傳播路徑不明、春節假期人力不足、中港澳和外籍學生趕在封鎖之前入境台灣、和開學後全校三萬多名教職員工生的群聚，讓校園防疫頓時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所幸17年前SARS肆虐時帶來的寶貴經驗，加上校方快速的應變布署，以及全校師生群策群力、共同落實防疫工作，終於讓臺大校園在第一波的疫情襲擊中仍能保持全校零確診個案的成績。以下就讓我們簡要地回顧，臺灣大學為防治本次疫情所做的努力。

民國92年SARS來襲時，由於全台灣毫無準備，造成許多公共衛生的亂象，因此在SARS疫情逐漸退潮後，臺大校方總結當年的防疫經驗，於民國93年3月2日訂定了「國立臺灣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應變措施計畫」，其中明訂傳染病發生時各單位的權責，因此在本次疫情初期，全校各處室系所都能依據該計畫立刻動員，並迅速推派出防疫聯絡人執行各單位防疫工作。校方也在緊急會議後，於1月29日發出全校防疫策略信，並從1月30日起每週由校長主持防疫小組會議。此外，為了讓全校各單位都能了解校方的防疫

策略，2月6日及2月26日也在校長主持下，分別對各單位防疫聯絡人及系所主管召開全校防疫會議。

與當年SARS時期相比較，2020年的通訊及網路科技已經大幅躍進，善用科技智慧的力量對防疫將有莫大的幫助，因此校方迅速要求各單位防疫聯絡人加入由兩位校醫主持的全校防疫聯絡人LINE群組（群組內有約500人），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群組中獲得校醫或權責單位的回覆，縮短防疫聯絡的時間。臺大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也迅速擴充原有的「臺大校園傳染病管制網」，將各項新增功能加入，讓該管制網成為校內雲端通報、資料分析、措施宣導、與政策公告的平台。

在人員管理方面，早在疫情初期，本校保健中心即要求自國外入境的教職員工生應填寫「健康關懷問卷」（此項政策後來在教育部指示下，擴大為全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外人士都應填寫），以了解其旅遊/接觸/轉機史，並區別其管理方式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保健中心還要求各單位防疫聯絡人要每天以電話關懷這些隔離/檢疫/自主健康管理中的教職員工生，注意其是否有身體不適的情形並迅速通報。面對國境封鎖之前大量進入的中港澳和外籍學生，本



全校各單位在博雅教學館舉行全校防疫會議

校學生住宿服務組、僑生與陸生輔導組、學生事務處各單位、以及國際事務處也全體動員，在校外特定地點為中港澳和外籍學生進行14天的居家檢疫作業，讓學生們能儘快恢復學習。

由於新型冠狀肺炎病毒可能經由飛沫或被飛沫污染的物品表面而傳播，因此本校各館舍和總務處全體動員，加強環境通風和公共區域的消毒作業。而本校保健中心身為校園防疫的核心單位，為了避免中心內同仁受到傳染而隔離，或者因感染控制不當而成為群聚感染的源頭，因此在疫情初期就迅速設立門前篩檢站進行旅遊史查詢和體溫量測，凡是14天內有國外旅遊史、或著發燒病人均禁止進入保健中心，同時暫停具有高傳染風險的牙科門診，並暫停舉辦衛教和急救訓練活動以免發生群聚感染。校醫、護理師和保健中心同仁也全力投入個案管理、疫情調

查、和防疫策略擬定的工作，務必使所有被通報的教職員工生都能獲得最適當的追蹤和治療。

然而，雖然臺大校方和保健中心做了各方面的防疫措施，但在開學之後，隨著全球疫情的日益嚴峻，台灣爆發社區感染的陰影也逐漸擴大，為了管制校外人員並留下館舍進出記錄，校總區從3月18日起開始實施結合門禁與體溫量測的數位門禁管制系統，並從3月30日起謝絕非洽公訪客進入校園。為了進一步減少群聚傳染的可能性，3月23日起臺大校園暫停100人以上的活動或集會，4月27日起，又升級為暫停60人以上的活動或集會；同時積極推動遠距教學的準備和實施，從4月6日起，100人以上的課程必須採遠距教學，之後從4月27日起，再推廣為修課人數達60人以上的課程必須採遠距教學。

疫情進展的過程中，臺大校園也一度面





臨到被傳染的威脅。3月20日至22日，中央研究院出現群聚感染，本校立即暫停與中央研究院間的實體交流與教學兩週，並要求3月8日至22日有到過中央研究院南港院區的教職員工生，自最後一次接觸日起算，在家自主健康管理兩週不要到校。3月30日，臺灣師範大學確診第一例個案感染新型冠狀肺炎病毒，之後又於4月9日確診第一例個案的室友也遭感染，故本校要求與這兩例個案修同一門課的師生必須自主健康管理兩週，期間不能到校。之後因應敦睦艦隊成員於全台灣各地活動造成的感染疑慮，本校也要求曾與敦睦艦隊成員於同時間地點一起出現，且14天內有出現相關症狀者，應儘速就醫，並自接觸日起14天內不到校上班上課。

時序進入5月，國內新增的確診案例逐漸減少，代表國內社區傳播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故本校也自5月16日起，開放非治公的校外人士得由大門及辛亥門入校，惟通行時需先掃描身分證條碼及量測體溫。從6月1日起，又開放100人以上課程、會議及社團活動等得以實體方式進行，同時完全解除校總區入口的門禁管制。之後從6月8日起，又放寬各建築入口管制，人員進入館舍時不用再量測體溫，僅需自行刷卡留下足跡記錄即可。本校數個月以來的防疫作為，為全校留下零確診個案的成績，將繼續嚴陣以待，隨時因應疫情可能發生的變化。

展望未來，新型冠狀肺炎病毒仍在全球流行，世界各國紛紛討論是否會有第二波疫情的來襲。而臺大校園面對國境有條件的對外開放、外籍生於暑假期間分批進入、九月



保健中心門前篩檢站運作情形

份開學的師生群聚、和十月之後秋冬流感季節的到來，防疫絲毫沒有可以鬆懈的空間！所幸全校經過數個月的宣導和準備，師生對於門禁管制、實名足跡、遠距教學、症狀通報等措施已經逐漸適應，未來萬一疫情再起，仍有賴全體教職員工生的通力合作、齊心協力落實防疫工作，眾志成城的信心才是臺大校園最堅強的防疫屏障！

（池岸軒：2003年畢業於臺大醫學系，現為臺灣大學保健中心專任醫師，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兼任主治醫師。程劭儀：1992年畢業於臺大醫學系，現為臺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副教授，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專任主治醫師，臺灣大學保健中心主任。）



# 追憶我的「益師益友」——陳定信教授

文／韓良誠

**最**近一個多月，我連續失去了三位敬友：李登輝、陳定信和莊永明先生。其中，因為陳定信教授和我是同業，因此互動不但最多，也最密切。

四十多年前，成大醫院還沒有在台南創建前，台南地區可以說是進步中的醫學沙漠，沒有夠水準的醫學學術活動可以讓你我有機會進修，因此要聽學會演講，一定要北上台北。這期間，特別是在早期的消化學系醫學會年會開會期間，如果在消化系醫學上，遇到有爭議性的問題發生時，特別是在肝臟學領域上，陳定信醫師，他那條理分明，且口齒清晰的發言，很讓我心服，因此對這位後起之秀，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更何況，當年他雖然還很年輕，但是他的發言，

常常是公認的、該爭論議題最後的結論。

在沒有網路，並且國內外醫學雜誌，特別是消化系醫學的雜誌，還很有限的情況之下，如果遇到國際上，或者特別是具有台灣特殊性質的問題時，我可以「直接」請教的消化系醫學專家，恐怕只有廖運範醫師（現在的院士）。但是，1974年他決定離開臺大時，我卻不自量力地以基層開業醫師的身份，很天真地，想盡辦法挽留他，請他繼續留在臺大。幸好，在最後他決定離開之前，他藉著在學會開會的機會，介紹陳定信醫師給我，並且說：「這位年輕醫師，很有潛力，並且在學識上你可以信賴」。於是開啟了，之後陳醫師和我四十多年的，「益師益友」的互動關係。



韓良誠醫師與陳定信教授的合照





正式認識陳醫師之後不久，有一次赴北參加消化系醫學會，在休息時間聽到一些北部的會員談起，最近北部的A型肝炎已經少之又少。我告訴他我在南部自己的診所有時候一週可以看上三至五名急性肝炎病人，特別是小孩，從他們的病史、症狀，以及身體診察，我認為A型肝炎至少佔一半以上。結果，有一位也是消化系醫學的資深大老，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韓醫師，你錯了，現在A型肝炎沒有那麼多。」我聽了之後，很懷疑，也很不服氣，於是就打電話給陳定信醫師訴苦。他知道之後，思考片刻就說：「那好，韓醫師，我們是否一起合作，你把病人的血清送來給我檢查，看看誰對誰錯。」於是，自1981年1月直到1982年12月，每週由我的診所的專人，送血清去台北請陳醫師檢查。結果，這兩年中間總共收集了253例急性肝炎病人全部的血清，施行肝炎病毒血清檢查。結果發現了133例A型肝炎，86例B型肝炎，另外34例可能為非A非B型肝炎（當年C型以及其他肝炎尚無法檢查）。最後，寫成論文發表在台灣醫學會雜誌（第83卷第2號第149-153頁）。

由這件事也可以看出陳定信醫師一向做事的嚴謹，以及追求真理與事實的科學家態度。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如未曾做這項研究，則台灣南部A型肝炎病人的罹患情形，可能就會少了一份重要的相關論文資料。

在1993年遴選臺大醫學院院長時，因為我是遴選委員之一，因此曾經徵詢過陳定信教授，他為什麼不參選。我記得他以很誠懇的態度，告訴我說：「我自己認為，繼續目

前的研究工作，和臺大團隊一起想辦法解決長期以來困擾台灣的肝炎問題，比我參選院長，對病人和對臺大醫學院，更有好處，也更有意義。」這種「堅定信念」追求人類健康的崇高目標之思維，使我認為他是一位兼具「智」與「仁」的醫者，其風範最讓人肅然起敬。

過去，他不只一次地告訴我說：習慣上，晚上都是十二點過後他才上床睡覺，只要我有問題，「隨時」可以打電話給他。

有一次我臨時不加思索地，在早上九點多，他正在看門診病人時，打了電話給他。雖然在電話中，我事先通報了姓名，但是，過了片刻之後，護士小姐卻回話告訴我說：「他正專心在看病，他說：『現在我不方便接聽』！」

我們不是常說「以病人為中心」嗎？執業中，能從內心，以及從病人的立場去考量，我想他這樣回絕我，是對的。如果我是病人，我當然也不希望在看病中的醫師「被分心」。

事後想來，我不但欣賞他看病時的認真、專心和「以病人為中心」的看病態度，更進一步高興地認為，他不僅了解我，他也知道我不會怪他，他也有信心，我會諒解他。

在2019年他到美國舊金山，接受AASLD（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 美國肝病學會）頒給他當年之Distinguished Clinical Educator/Mentor Award（傑出臨床教育家／導師獎）的前一天，他事先寄給我他將在受獎之後致詞的講稿。在



文中詳述他的恩師宋瑞樓教授，在過去的三十五年間，不斷地教導他如何診斷，如何治療，如何照顧這些胃腸病（GI disorder）病人。因此，陳教授也正如同宋教授過去教他一樣，在他當了老師之後，也很用心地教導學生，並且以重視床邊和實驗室的方法，去解決諸多臨床上未解之謎。他在演講的最後，強調：「我強烈地相信，今天可以讓我們好好服務病人，是因我們的前人累積下來留給我們的醫學知識使然，我們同樣地，也要創建新的知識，以造福將來的世代。」

陳教授在生前，無時無刻都在為撲滅台灣的國病—病毒性肝炎而努力，他不愧為是台灣的「肝炎鬥士」。值得一提的是，他和他的團隊，在C型肝炎的治療上，創造了突破性的成功的方法，拯救了世界上數以億計的C型肝炎病人。

不久前，在生前的後期他曾留下了豪

語，要在2025年前完全撲滅台灣的病毒性C型肝炎！至於B型肝炎，當前，不能以達到「功能性治癒」而滿意，還要朝「完全治癒」之路繼續努力。

敬愛的陳教授，您安息罷！台灣的肝炎工作團隊，一定會做到的，他們必定不負您的期望！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為成大醫學院臨床醫學教授、臺大醫學院院務諮詢委員）



# 聆聽軍歌聲中回憶戰時的童年(下)

文／黃碩文

## 千鳥町市容大變，學校在社會紛亂中開學

從車站走出來後才驚覺才幾個月，市容已完全不同。街上已經找不到完整的房子了。舉目一望都是臨時搭成的鐵皮屋。還好丘陵地上的家還完好。我父母親馬上去隔壁丹羽先生家互道平安。我把行李放妥後跑去街上找同學井部的家。他們就在鐵皮屋內。他母親看到我便說：「你們好幸運！你看我們，什麼都沒了，怎麼生活？」看到他們那沮喪又絕望的面孔，我覺得語絀，說出“Su Mi Ma Sen!”（很抱歉！）然後行個禮，轉頭跑回家。

學校終於開學了。一進校門，才發現很多陌生的面孔，而且穿著很不整齊。更令人驚訝的是那些人講話很大聲，似乎毫無顧忌。跑入我們第一班的教室才發現老朋友只剩不到三分之一。我們都集在一起回憶近乎一年來離別後的生活。大家都過了很辛苦的戰時生活。至少有十位同學在空襲時喪生，有好幾位變成孤兒。

有人指出很多新面孔都是家破人亡的孤兒。這些新生和舊生很不同。前者喜歡吵鬧或打架。我們新的級任老師竹內老師是位

女老師。我們都覺得她滿漂亮。但是那些新生多不太聽話。我繼續當了級長。每天早會時要喊口令。有些新生常跟我抬槓，讓我很頭大。沒有想到戰敗後學校的風氣變了那麼多！

## 戰後民生凋敝，糧食供應不繼，社會秩序受考驗

我只記得在戰爭末期，已經吃不到白米飯了。市公所開始配給糙米，而且按戶口人數分發。至於飯菜，日本人喜歡作醃製的菜，沒什麼營養價值。新鮮的蔬菜來源短缺。至於肉類，很少有在賣的，而且很貴。倒是魚類多一點，但是在市場一下就被搶光了。為了三頓飯，我媽在一天內常去市場好幾趟。有時看到她空籃子而回極為無奈的痛苦表情，打從心底就很不忍！有一次市場有一大批魚貨進來。大家都搶著去買。結果是腥味很重的鯖魚。媽儘管重復用大量的味噌去煮，腥味依然。而且那魚魚刺特別的多。反正肚子餓了，也就吃了。一連吃了幾個禮拜的鯖魚！

因為國家整個經濟還未恢復，在學校我們已經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媽很用心給我準



備午餐，但有時候準備便當菜就是很難。有次午餐時開了飯盒，在糙米上只看到幾片蒸的南瓜片。那南瓜毫無味道，我食慾就是提不起來。回家後告訴媽我實在吃不下，沒吃午餐。媽打開飯盒，把我拉到廚房。她說：「你聽好。現在是困難時期。不是我不給你飯菜，我就是沒有東西可以放在飯盒內！記著：如果你不會在困難中忍耐，你就繼續餓著！」媽那次的訓話，一直留在我的腦中。到了這把年紀，每次看到南瓜，我就想到媽當年給我的教誨，我一定把它吃完。

因為社會秩序未全然恢復，盜竊、搶劫常在報上出現。派出所也沒有駐警察。我們鄰居在大白天在先生上班時就有人半偷半搶，把一部新的腳踏車拿走。看著那太太跑來跟我媽流著淚訴苦，也滿可憐的。那時有一個非常驚人的社會新聞，是在某地方有一家七口人因為糧食完全斷絕，五天後居然殺了他們家的傭人，吃她的肉的駭人新聞，震驚全國！回想起來，戰爭而亡國，連人性都丟失了，真是可怕！開收音機只聽到一些冗長的新聞報導。我也聽不太懂。倒是常聽到美國人的名字，特別是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兩位。至於軍歌，完全消失了。連娛樂節目也少的可憐！

沒事就到街上看別的孩子玩。戰爭期間大部份鎮上的房子都燒燬了，怎麼街上還有小孩的喊叫聲和金屬碰撞聲？就近一看，原來那些小孩把丟在路旁毀壞了的自行車，如果輪子仍完好的就把它解下來。找一枝短鐵棍子就可以一邊跑一邊用鐵棍子和車輪滿街跑。一時間金屬碰撞聲不絕於耳。沒有玩具

的時候，學會窮則變，自己發明玩具，也是戰後的一景。

## 美軍開始修復大路，民間對美疑慮開始減少

從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日本政府的宣傳機構用盡心機醜化美國政府和其人民，在公共場所常可看到辱罵美國的宣傳品，甚至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反美氣氛一直高漲。有一幅麥克阿瑟將軍乘車入東京去見日皇的照片，最能表達日本對美國不服輸的傲慢。當時日本還有不少陸軍駐在國內，依例由保護首都的軍隊排隊舉槍面向來客以示歡迎，結果在照片上看到的是二長排的軍人居然舉槍背向坐在車上的麥帥，也算是終戰後的奇觀之一。

不久之後，美軍的工程部隊開始替日本修復戰爭中被炸毀的道路。那些我們從未看過的修路機械車先把路面弄平，然後有多輛大卡車帶來滿車的沙石，然後有工程車把宅壓平，最後再鋪柏油。學童對美國阿兵哥熟練地操作這些重機械的操作似乎很有興趣。我們就排排站著看；男生必看，女生也跟著看，頓時變成重要的課外活動。有些阿兵哥在休息中撒幾片口香糖，讓大家搶個沒完。雖然工程進行中風塵僕僕，機械聲很吵鬧，而且日以繼夜在我們鎮上就作了好幾個月。看到整齊又漂亮的道路從新出現在鎮上，很多老百姓對於美軍幫忙迅速恢復市容，心存感激。這是美國軍民外交作的很成功的典範之一。





在美國阿兵哥休息期間也發生過不少有趣的事，譬如說有些老美很在意學日本話，於是在休息中常找我們這些好事的學童們學簡易日文，像「你好」，「失禮了」，「對不起」或「再見」等。我們也學會說，“Hello!”，“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或“Good bye!”。

### 意想不到的戰勝國待遇和美軍的PX

戰後除了美英蘇中四大國享受戰勝國的待遇外，原被日本佔據的土地而解放出來的人民，包括朝鮮和台灣籍的人都可以在日本享受戰勝國的待遇，最明顯的例子反映在坐火車的時候。日本當時的火車分三等，三等車廂外面有紅線，是所謂的普通車。二等車是對號車，外面有藍線。一等車是豪華對號車，外面有白線。有次我四叔帶我上東京去逛街，到蒲田站後突然對我說：「今天坐火車看看」，火車來後就上了一等車。「哇！好舒服」，我說了。不久服務生端了熱茶來，車長來驗票，四叔拿出一份白色證件，車長馬上行了一個大禮離去，我心裏在嘀咕這是怎麼一回事時，車子已到東京站。在月台行走時突然看到一列火車疾駛而來，奇怪的是車頭的機關車站滿一堆年輕人，他們在駛過月台時大聲叫嚷而且揮舞著旗子。我忙問其故，我四叔說：「你知道戰爭已結束了，那些人是朝鮮人，他們算是戰勝國人，現在輪到他們在歡呼，那旗子是朝鮮國旗，剛剛我們坐了一等車廂也是因為我們被列為戰勝國的國民之故」。

最好玩的是我們也可以去美軍營區內的PX（買賣交易所）去買簡單的食品。我父親因為一直在大學教學醫院內工作，薪水微薄，所以去PX主要是買些營養品，怕我們長期的營養不良，影響我們的發育。父親偶而也會買些美式糖果像餅干或巧克力回來，我就先存起來，然後拿去班上分給同學吃。有一次很好笑的是，我拿了一片Wigley的薄荷口香糖，我忙著分成十幾小片給同學，分完想給他們說明口香糖的吃法時，才發現他們都咬了幾口就吞進去了，我掙扎著說：「你們這些餓鬼們，你們吞下口香糖你肚子會有毛病喔！」有個調皮的裝鬼臉說：「級長，頂多是給竹內老師打屁股吧！她打不痛的！」說完大家哄然大笑！

### 離情依依，送別難

我父親服務的慈濟醫科大學因為家父在戰時極端困難的環境下以代主任的身份，在人力極端缺乏中苦苦支撐小兒科的業務，為了酬謝他的貢獻，董事會原擬升他為主任。家父因不願改日本姓名，以及入日本國籍的要求，就決定攜家回台。

搬家決定在二月中。很不巧的是三天前就開始下雪，運輸工具很難找到。鄰居的丹羽先生自動來我家跟我父母親出主意，原來他是日本競馬協會的理事長。在戰時所有馬匹都被軍方徵用，賽馬也完全停止了。戰爭停止後賽馬還沒開始。

但是他們已開始收集馬匹了。丹羽先生說馬車在大雪中也可以用。如果我們同意，



他可以調動十三部馬車，全家加上行李可以在一小時半內到東京的中央車站。我們大喜過望，鄰居的好意，竟然一下子就解決了我們頭大的問題，這比雪中送炭還要溫暖！隔日八點整，十三輛馬車全部到齊。我父親打開了最後一瓶他收集的白蘭地酒，每個馬夫一小杯，感謝他們熱情相助。丹羽先生全家包括八十多歲的老祖母，穿了正裝排成一排站立在三尺深的雪中歡送我們。在一片Sayonara聲中，馬車在我們淚眼模糊時開始離

開了難忘的千鳥町。

後記：我們全家在戰後第二年回台灣。說起來這些往事發生在近七十三年前。很多年也沒去想它了。聽到江田島日本海軍官校解校典禮時演唱的一系列軍歌，忽然間在戰爭期間所經歷的生活中的一點一滴，又突然出現在眼前。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現為佛羅里達大學小兒科榮譽教授）



# 落日餘暉麥田拾穗記(下)

文／江顯楨

## 懇親會合照—方孫回答

見到顯楨送來2006年我們回國語實小的合照(圖1)，一晃眼又是12年了。站在君道旁邊的是郭舜五(甲班)，鄭豈是那個後排中間戴眼鏡的，張國本確實也到了，好像他先離開，因此不在照片中。中間坐著的張書玲老師和她先生劉煜老師，都在數年後相繼去世。

我對劉德義老師最深刻的記憶：某下午一點鐘的音樂課，老師遲遲沒出現，一班學生放開來大鬧。突然劉德義睡眼惺忪地站在教室門口，大聲叫著：「站住！」所有離開座位的同學都鎖定在當處不敢動。他叫不在座位上的同學(當然有我)站在前面，一字排開(都是男生)，痛罵一頓之後，就捲起那本長長的樂譜簿子來，揮過去一個一個挨著打臉，火辣辣的疼。

董德瑜是班上的漂亮女生，鋒頭人物，有聯繫嗎？

甲班的鄒培元，約三年前不慎摔倒，腦部撞在鐵欄杆上，三天後才昏迷，送至ICU，一度危險。回家休養恢復的慢，語言和精神都大不如前了。最明顯的是他本來的英語能力很強，出院後還可以說中文，但是英語都不見了！現在恢復到九成多，可是厲害啦！

侃侃而談，雙語無礙，事情全記得，不時在臉書上發表議論，還深具哲理，受得了嗎？

高準住在林口，在實小時曾坐在我旁邊，他能寫能畫，沒事就與我比賽放屁，他的算術有點抱歉。過去數十年曾與他不期而遇數次。但是這老兄不用手機，更別提上網了；可寫信聯繫，或打家中座機；今之古人乎？

—正方



2006年「實小花甲」懇親會攝於台北市南海路國語實小

後排立者自右至左：郭舜五、陳君道、王正方及夫人、鄭豈、鄒培元及夫人、江顯楨

前排坐者自右至左：不知名女士、張書玲老師(已故)、劉煜老師(已故)、周秀華、陳君道夫人





## 培元忽然蹦出的訊息

這是我第一次寫給我國語實小「小朋友們」的信…先介紹自己！

(1) 我是六年甲班的鄒培元，從那時的上海搭船逃到基隆和台北，我的父親那時在台灣銀行的上海分行有個要緊的職位，必須留守善後。我與妹妹鄒珍元沒有學校讀書，如果不是當時的校長設法融通（當時關照我們，要喊張阿姨）我們就沒有學歷，不能讀書…我們不大會說國語，母親不願意讓我們唸「女師附小」，家又恰在博愛路底，植物園巷子口，等了將近一個學期，有點勉強的進了南海路底的「國語實小」。

(2) 我那時只有十一歲，可不像後來的六呎巨人，只不過許多同學都不知道這個「鄒」字怎麼唸，我一整個學期都被稱呼為「周培元」，反正我學國語，我很知道喊我喊對了的只有三個人：一為張阿姨校長（又是國大代表），二為光頭的「季主任」，他後來有沒有被槍決畢命是個秘密，第三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劉德義小老師…這三位都是北方人，我從他們的口語學到不少注音國語，後來大一點，上台說過好多次轟堂大笑的相聲。

(3) 我從不真正喜歡過脾氣壞，個性怪的劉德義老師，他兇，是他自己的事，沒事衝著小朋友大聲喊叫，有什麼了不起呢？他年輕，教小朋友唱歌的聲樂，我的母親卻是上海有名的古典音樂鋼琴師，十幾位大小孩子跟在身旁天天有人請教…說得不好聽，蕭邦、舒伯特、貝多芬的馳名音樂，我天天

都在嘴裏哼死哼活，他常看到也聽到，大概是不大樂意，我這習慣成自然，躲歸躲，罵歸罵，自己當心而已…後來有一次去師範大學找一位家母的舊學生，赫然在學生寢室看到劉老師躺在床上，見禮之下，原來劉老師為了未完成的資格，回到學校來補學分補資格了。我最後聽到的劉老師消息，幾十年以前的事了，說是：因為「政治思想」的疑惑，他被「保留」起來了，後來又兩次偶然聽說，他已經不在了？風飄雨灑，希企自在吧！

說到這裡，關心我與妹妹的張希文校長，已經昇天為仙很久了，想起她的溫婉從容，待事圓融，尤其每天早上站在校門口歡迎學生們到校，現在沒有這樣的校長了！

## 燕貽在台灣旅途中來函

It is so much fun to read what transpired during your elementary school years. You all have great memories and a lot of fun during the school years. It is a wonderful way to share and to enjoy the past.

I am traveling in Singapore, Malaysia and then Taiwan. I am attending the 62 reunion of 北二女 high school. I have another opportunity to be with 周秀華. As you remember, she is also a graduate from 國語實小。秀華 remembered me during one of our previous 北二女 reunions. She said she remembered me because I used to take her home on my bike. Funny that I had no recollection of that at all. She now lives in Taipei



and has four children. She travels a lot mostly with her younger daughter.

I honestly do not remember much of my experience in 國語實小. I Attended the school in 1949 when we moved to Taipei from Shanghai. We lived with my uncle (殷之浩) and family. My father died when I was two from a plane crash, so my uncle looked after my mother and the five of us kids since then. It was a big adjustment for all of us. I don't even know how I got to go to 國語實小 and somehow I was the only one attended this school.

So I attribute my poor memory to my short stay in 國語實小 and with all the new adjustments that I had to make. Maybe all your memories will help me to recall some of mine as well. Thanks for sharing and keep the bright light shining.

May Ling  
(翁燕貽<sup>1</sup>)

### 「感念最深」—我的回應

君道、國荃、宏蔭、正方、培元、燕貽和各位實小同學們：

我想大家都同意，國語實小是讓我們最懷念的第一個學校。看到各位寫的email，回憶當年，在那個風雨飄搖、動亂的時代，一些艱辛的經驗和故事，現在由你們娓娓道來，令人動容。隨著家長，你們從神州故國的大江南北，或乘船艦或乘飛機，「倉皇北顧」，長途跋涉。輾轉或直接自海上來，最後定居寶島。從此我們這些小朋友聚集於一堂，熔於一爐。在國語實小安心繼續求學，至為難得！雖說我是乙班唯一的本省籍學生，一個台灣「囡仔」，有緣與大家互動，不分省籍和家世背景，共享多采多姿的小學生活，是我此生最寶貴之經驗。離開實小之後（圖2），我們各奔前程。現在物換星移，再回首來時路，真的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1950年9月建國中學初一A班秋季旅行合照  
最左端站立者為林宏蔭，與他同排向右第三人站立者為詹德勝，此排後面站立者自左往右第三人為江顯楨，照片中「建」字直下第三人站立者為郭舜五。照片中抱小女兒站立者為蔡挺中老師



你們的實小回憶，似乎都是從張希文校長的時代開始。而我和郭舜五、邱魏昭然等人，則是經過四位校長：方志平、王玉川、祁致賢和張希文。我們這幾個從日據時代就是「總督府附小」的同學。台灣光復後就進了國語實小的幼班。黃溢洛是我知道的第一位外省籍學生。最開始，實小還借用了台北福星國小的校址。我還記得我們的第一任導師是吳君英女士。她和她先生黃益仁老師，都來自福建省鼓浪嶼，他們說的是泉州腔閩南語和國語。吳老師健美，原是海泳的女健將，但不久得子宮頸癌而逝。父親特別聘請黃老師為我的中文家教，後來他任教岡山中學，每個暑假上台北住我們家。每日清晨還教我打五段拳。

我感念最深的一位校長是方志平女士，她是清朝著名文學家方苞的後代。應蔣夫人之邀，從安徽桐城來台北，創辦國語實小時，正是她三十年華。她是一位「女中之丈夫」，不久，她也成了我父親一生最敬重的摯友。我小時候從沒見過方校長的先生，卻偶而見過她的獨子方海龍。我也見過她的弟弟，是一位年輕英俊的空軍飛官。方校長很有風韻，終身離不開香菸，平時出入學校都有一位女秘書侍從。離開實小後，她創辦了復興幼稚園，繼又創辦大華中學。她還曾經一度當選過台北市議員。

她的妹婿屠兆霖先生，當時服務於台灣銀行，在228事件中遭暴民毒打，被父親從街頭救起。他傷勢最重，因此也是留在我們萬華老家治傷養病最久的一位外省人士。屠先生文筆超眾，父親請他教我書法。他看出

父親對我甚嚴，是以不斷勸父親放鬆。有一天，他竟然帶我去附近美都麗戲院看了一場叫做「神槍手」（Sergeant York）的電影，這是我看電影的首次經驗。

我最後一次見到方校長是1990年在我們萬華老家，她參加了父親的葬禮。回想起來，在我前半生中的重要時刻：從國語實小幼班1947年開始，贈書與我（圖3），到我台大醫學院畢業後赴美，甚至後來我特別返國與靄齡結婚，都受到她的幫助和祝福。

對了，我一直想告訴你們我與董德瑜的邂逅。在國語實小五年級時，我們共用一個書桌。她是在實小高年級的兩年內，唯一與我有交談過話的女孩子。1965年的秋天，我又與她不期而遇，那是在美國水牛城的一個中國學生的聚餐會上。在場的還有吳大猷教授（他當時是UB物理系主任，一年後被老總統延攬回國，當中研院院長）。我在UB附屬醫院Buffalo General Hospital受外科訓練，還是「孤家寡人」，而董德瑜攜有家眷，好像那時她是UB的學生。



1947年6月國語實小創校校長方志平女士贈給江顯楨小友的兩本線裝書





異地重逢使我們興奮，瞬即離開，又各自西東，人生就像是浮萍！

—顯楨

(全文完)

### 註釋

1. 翁燕貽在國語實小之後上了北二女。中學時來回台美之間：在美國讀了7~8年級，跳過9年級，然後在北二女高中畢業。又回美讀Cornell大學，在Ithaca本部兩年，然後在紐約醫院康大護理學院3年，畢業後獲BS/RN資格。曾隨夫婿凌崇勵先生（土木工程專家，哥大校友）全家搬到中南美，住

巴西、哥倫比亞和巴拿馬8年，台灣3年。

（看到她全家福照片，螽斯之慶，子孫滿堂，肯定是我們同學中最大的家庭。）

2008年他們自Boston搬到南加之前，先生曾任Logan國際機場的項目經理，她則服務於Brockton醫院，受過麻省護理師協會之表揚。除了有豐富的世界旅行經驗之外，她現在還不遺餘力，每週參與Laguna Woods教會活動，提供醫療護理及心理諮詢給退休社區的朋友們。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美國心胸外科專家，現已退休於鳳凰城）



# 豪 爽

文／葉弘宣

107年，臺大醫學院學長王子，來美住了幾個月。

他熱愛古文，常常來電，講些他的心得。

有次，談到“世說新語”，他非常欣賞魏晉名流，豪爽灑脫的個性。

按，“豪爽”乃豪放直爽之意。

葉子，偶而也翻翻“世說新語”，讀它幾篇，查些經典故事。

豪爽第十三，第二章句：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原來，處仲賞味孟德“老驥伏櫪”之語，

語出先前三國魏，曹操的“步出夏門行”詩：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曹操雄心大志，意在統一天下；  
王敦則懷才不遇，酒後發牢騷。  
不過，兩人都很豪爽。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曾任職加州NAPA內科，現已退休）



# 2020年九州大學參訪

文／黃琢懿

距離上一次體驗學習已經三年多，正是畢業至今的時間。當年的夥伴們都埋頭進行住院醫師訓練，偶爾在不用值班的晚上，回到博物館參與學弟妹的討論。今年年休恰逢寒假，便動心起念與學妹們一同拜訪九州大學。

以金關丈夫教授為主題的九州大學參訪，第一次便是安排在2018年2月與謝博生教授同行。儘管謝教授在行前突然仙逝而去，學弟妹們在謝松蒼教授的帶領下還是順利完成了參訪。兩年多來感謝九州大學博物館方面不辭辛勞的接待，讓先人的身影不至於消失在臺灣醫學生的記憶中。一屆屆學弟妹們回來，傳達的是親眼見到金關教授遺骨的感動，感受其學術奉獻的熱情及對體質人類學堅定不移的信念。

參訪前一天還特地交代大家千萬不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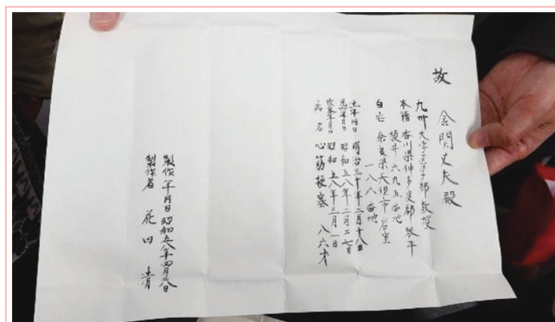
遲到，沒想到我們提早十分鐘到達，岩永教授早就已經等在那邊了。

考古學岩永省三教授是九州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的副館長，也是這幾年參訪的負責人，另外帶了兩名助手擔任翻譯。金關丈夫教授及其父親的遺骨存放在精準監控溫濕度的研究室中，同室還保存有其他九州大學逝世教授的捐贈遺骨。去年金關丈夫教授第三個兒子也過世了。三個兒子的骨骸，遵守多桑的囑咐，將在今年完成防腐保存，為體質人類學的家庭世代研究盡心。記得謝博生教授生前經常向我們提起他對金關丈夫教授全心奉獻的敬佩，也希望自己的大體能夠捐出來給學生們學習；今年謝教授大體啟用，再次點燃了傳承的火炬。

九州大學醫學部創建的比校本部早，前身就是為了學習西方醫學而建立的福岡藩醫學校「贊生館」。九州大學醫學歷史博物館



九州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前2020.2.7  
109年指導老師：盧國賢名譽教授



金關丈夫死亡證明書





跟臺大醫學院二號館外型長很像，是由解剖學教室改建而來。然而九州大學的主要校區因位於飛機必經航路上，起降時發出的巨大聲響經常影響到師生上課，而將重心轉移至伊都校區。

我們造訪時，舊校區大部分都已經被施工夷平，僅存幾棟建築物，博物館就是其中之一。意外的是博物館走廊上堆滿了各式木櫃家具，都是在校舍搬遷時準備丟掉沒帶走，卻又因不捨其歷史價值而搶救回來的。因為搬遷校舍所費不貲，沒有多餘的經費在新校區布置展設。然而舊校區博物館所剩的展覽空間只有一間教室的大小，還得分隔成幾個小區輪流展示不同主題的文物，陳設出的只是總收藏的冰山一角。令人感慨歷史在



體質人類學展示室

歲月的沖刷下逐漸抹滅了痕跡，只能盡量淘洗出精華部分收藏。

參觀博物館時，是岩永教授一個人拿著一大串鑰匙，一間間打開收藏室為大家解說裡面的標本、礦物和化石。他說因為沒錢請人顧著展間，只能自己一間間為大家展示，甚至笑稱如果日後想要再回來看都可以直接跟他聯絡，他來幫大家開門。一行參訪將近十人，每次要往其他樓層移動時，岩永教授總是把大家帶到電梯口交代要去幾樓，然後自己奔向樓梯。

其實岩永教授本人跟臺大醫學院沒什麼特殊交情，全憑著一股分享博物館豐富典藏的熱情，每年無償帶領體驗學習群導覽。仰望這些前輩們的背影，岩永教授對博物館學的投入、謝博生教授對醫學教育的投入、金關丈夫教授對體質人類學的投入，在在激勵著我們也要擇其所愛、愛其所擇。個人在歷史的洪流中也許很微小，但精神的代代相傳能夠謙卑而踏實的推動人類文明前進。

從住院醫師的角度參與體驗學習，臨床經驗為我帶來更多與歷史碰撞的火花。學生時代的煎熬是共筆念不完、考試沒考好，走入臨床才知道真正的煎熬是攸關一個人的生



展示室



標本室



大阪大學適塾攝於2015.4.5

死、一個家庭的聚散，更能體會歷史人物站在每一個十字路口心中的百轉千迴。

還記得過去曾經和謝教授一起拜訪大阪緒方洪庵的適塾，教授期許將體驗學習群打造成現代適塾，還勉勵我要擔任塾頭。我只希望能夠把教授的心意傳達給學弟妹，讓體驗學習種下的種子，有一天能在他們心中開出屬於自己的花朵。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16年畢業，現任職於母院小兒科）



# 埃及古文明暨尼羅河郵輪之旅

(2020年1月30日~2月10日) 上集

文／周松男

2020年1月下旬，在台灣過完了舊曆新年之後，我們從台灣啟程到埃及開羅，參加美國歐之旅（Europe Holiday）的旅行團，做為期十二天的埃及旅遊。我們從桃園機場搭乘阿聯酋航空（Emirates）經杜拜（Dubai）轉機直飛開羅，回程亦同。

## 2020.2.1

參觀吉薩區金字塔（Pyramids of Giza）的法老王陵寢；Giza區金字塔是花崗岩做成，三個金字塔分別是為父親、孩子、孫子三代法老國王而建。

吉薩金字塔是指一大片位在埃及開羅郊區的吉薩高原內之陵墓群，於1979年登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建於埃及第

四王朝，主要由三個金字塔組成，而當中最大的是古夫金字塔（Pyramid of Khufu）（又稱「大金字塔」），同時也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中最古老及唯一尚存的建築物，現在旁邊還設立了太陽船博物館（Solar Bark Museum），表示人民期望法老王有一天能復活，乘坐太陽船升上天；次大的是卡夫拉金字塔（Pyramid of Khafre）；最小的是孟卡拉金字塔（Pyramid of Menkare）。此外，在這三個主要金字塔旁有著名的獅身人面像。

吉薩金字塔群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孟菲斯及其墓地金字塔（Memphis and its Necropolis）的一部分。

夜宿CONRADE Cairo Hotel。



吉薩高地金字塔參觀券  
(EGP 200. 15 EGP = 1 US\$)



高地拍照，左起：  
古夫（Khufu）、  
卡夫拉（Khafre）、  
孟卡拉（Menkare）  
三個金字塔。



金字塔的每塊花崗岩石，大的重達五十噸，小的也有十幾噸。



金字塔附近給觀光客乘坐的駱駝。小心避免夫妻分坐兩隻駱駝，以防敲詐。





## 2020.2.

上午到Cairo市參觀埃及博物館。

導遊全程一直強調古埃及只祭拜兩個神：阿蒙神（Amon）、阿頓神（Aten），據說乳液（lotion）、乳罩是埃及人發明的。

博物館內最有名的收藏品是戴著「黃金面具」的圖坦卡蒙王木乃伊（The Face of Tutankhamun）。

午後搭機飛往埃及中部的路克索Luxor。

夜宿SONESTA ST. George Hotel, Luxor。

## 2020.2.3上午到Luxor.

今日展開尼羅河豪華遊輪尼羅河西河谷之旅。首先走到帝王谷後面山坡前的「小孩哭的雕像」；再往前走到帝王谷（The Valley of Kings）參觀拉姆西斯六世陵寢（Tomb of Ramses VI），沿途有持手槍的西裝警衛隨隊保護以防萬一。接下來看Al-Deir Al-Bahrain Temple（哈姬蘇女王廟）。

晚上走到路克索市集逛街，到一家商店購置一個手機sim卡，真正體驗埃及當地生活風情。

夜宿Princess Sarah遊輪。



埃及博物館正門入口



埃及境內觀光景點特色：持手槍的西裝警衛，隨隊保護國外來的旅行團。



拉姆西斯六世陵寢（Tomb of Ramses VI）的入口處



拉姆西斯六世陵寢（Tomb of Ramses VI）內部的美麗雕刻、石柱及壁畫。



遠眺Hatshepsut Temple（哈姬蘇女王廟）的正面



我們在「Princess SARAH遊輪」住四個晚上



### 2020.2.4. Luxor遊玩

上午造訪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史前古蹟卡納克神殿 (Temple of Karnak)，神廟的方尖碑要花10-14年才能完成。埃及歷史約二萬年，有記錄約八千年，廟內花崗石塊雕上古埃及的完整的象形數字。

埃及國王統一北埃及與南埃及之後，上埃及人（軍人／貴族／商人）下埃及人（農民）才達成真正的平等的。

中午接著參觀Luxor Temple，它主要是由Rameses二世開始建築，接下來再由幾十個國王繼續完成，前後長達一千多年。原來

有二個大型方尖碑，目前只留下一個，另外一個由埃及國王贈給法國國王。埃及Luxor Temple在歷史上呈現四個年代：法老王時代多神教、羅馬帝國時期的多神教、基督教、回教。廟內多處呈現人生三要素的圖騰：生命的鑰 (key of life)、力量strength (柱子，spine)、權力power (權仗)。

下午三時趕回遊輪享用午餐，四時到陽光甲板 (sun deck) 品嚐下午茶、曬場光，欣賞尼羅河岸邊的獨特綠洲風光及棗椰樹林。椰棗 (Date palm) 是埃及重要的農作物，營養豐富，它是餐桌上的極品。



卡納克神廟的方尖碑



Luxor Temple入口處，剩存的一根方尖碑。



Margaret on the sun deck of Princess SARAH (2020.2.4, Egypt)



Date palm trees along the Nile River, Egypt. (2020.2.4)

### 2020.2.5

上午8:45坐上岸邊當地馬車，由岸邊到艾得芙參訪Edfu Temple，它是紀念藍天女神。

太陽神、眼鏡蛇、老鷹翅膀三個圖案

Logos一體。老鷹之神代表正義的力量，它結合埃及國王及士兵的力量打敗邪惡的河馬。也拍攝到埃及數字的象形符號雕刻，有別於阿拉伯數字。





十時四十五分回到遊輪。在遊輪上用完午餐及4-5pm的下午茶之後，登上岸邊，造訪雙神殿。從雙神殿（Temple of Kom Ombo，康翁波神殿）石壁上的雕像，可以發覺到古埃及在醫療、抗生素、麻醉藥等方面的成就非凡。

2020.2.6

上午3:45起個大早，4:15乘坐大巴士從

Edfu出發，八時到達亞斯文（Aswan）。上午參觀Abu Simbel Temples（阿布辛貝神廟）：Rameses二世的神殿及皇后Nefertari的神殿。

下午沿路回到亞斯文水壩（Aswan High Dam）：世界第三大（長江三峽大壩第一，第二是在巴西）。下午五時在Edfu岸邊搭乘三角風帆船（Felucca boat）暢遊尼羅河。

夜宿Princess Sarah遊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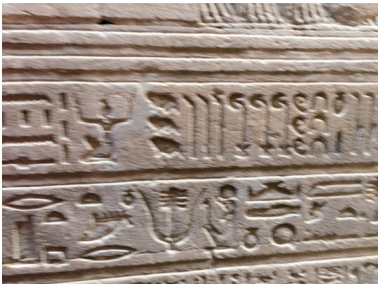
SARAH郵輪靠岸後，我們搭乘馬車抵達Edfu，參遊「艾得芙神廟」。（此張照片，美元一元購買）



艾得芙神廟（Edfu Temple, 20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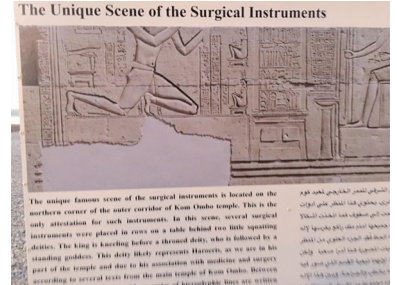
Edfu Temple神廟大門橫石柱的雕刻：太陽神、眼鏡蛇、老鷹雙翅，三個Logos一體。



Edfu temple廟內有埃及數字象形符號雕刻，有別於阿拉伯數字。（相片橫方向中間靠左：跪下的婦女雙手舉高的姿態，此圖像代表埃及「百萬」的數字單位。英文有百、仟、百萬（million）等數字單位，但是沒有中國的萬、億等單位，原因在此）。



傍晚雙神殿（Temple of Kom Ombo，康翁波神殿）廟前的遊客。（2020.2.5）



雙神殿石壁上雕刻許多精細的古埃及及外科手術儀器



阿布辛貝神廟供奉的四座Rameses二世國王及皇后雕像



Margaret sitting in a Felucca Boat along the Nile River at Edfu (2020.2.6)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職為臺灣大學名譽教授，國家生技醫療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 歷史大幕，結實纍纍

(2020年醫訊封面故事介紹)

文／陳恒德

此畫是2004年76歲的父親住潤福華城時的靜物粉彩畫。映入眼簾的是竹籃內色彩鮮明的綠色芭樂、橙色柳丁與籃外前後側的橘色柿子和紅蘋果，圓弧發亮的竹籃提把上懸一暗紅色緞帶花，竹籃則放在披著深色毛毯和坐墊的椅子上，由椅背可透視其後粉牆，構圖層次分明與穩重。透過疏密深淺的筆觸、疊色與光暈揉擦，捕捉靜物的瞬間神韻。毛毯如大幕，襯托出前景水果的鮮艷飽滿和竹籃的編織靈巧，但仍隱見毛毯的皺折與椅背的起伏，美感盡在自然平實的生活點滴之間，更映照出父親觀察力之敏銳、執刀手運筆之靈活和沈浸式一氣呵成的大器與率真。

2018年底，同學梁繼權醫師受我之託，以臺大醫院舊大樓拆下的阿里山檜木窗框，為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做一盤蛇十字架的立體木雕會徽。我聯絡景福醫訊編輯，詢問可否投稿醫訊封面圖文？不料答以：目前編輯原則是每年找一位校友提供12個藝術創作並附解說，做為整年封面連載。我大膽承諾，意外開啟2020年以父親陳天惠醫師作品附我解說的12期封面圖文連載。

細數十二期內容：1月號「執刀運筆如神助」，畫鐵窗外的藍天，外科人生簡史與隨手作畫之驚艷。2月號「樓梯轉角」，談退休後生活的停歇再出發。3月號「用塵土造人」，以人頭陶藝表現草地醫生對市井小民視病猶親之敏銳觀察。4月號「上天恩惠似熊貓」，以熊貓陶藝述說取名緣由與二月慶生吃粿噎喉急救的九死一生。5月號「校園鐵樹自長青」，以淡大圓環鐵樹，描述1945年在

西門町紅樓遇美機大轟炸之死裡逃生。6月號「霍亂疫情吹哨者」，以魚陶藝談1962年霍亂疫情的首報。7月號「玫瑰桌球朴子情」，以花果畫作，談獨力舉辦全國桌球賽15年始末。8月號「醫院教會是我家」，以銀髮別墅畫作，談建院大夢與教會暫用。9月號「青草提琴蝴蝶夢」，以青草地別墅畫作，談對小提琴的鍾情所引發的家族迴響。10月號「幽香蘭花不失根」，以蘭花畫作，描述獻地籌建朴子教會公墓緣由。11月號「懸壺濟世一刀流」，以陶壺作品，以他謙卑倚靠上帝快刀手對比一刀流的霸氣斬殺。12月號「歷史大幕，結實纍纍」的本文，靜物畫作之毛毯，似父親大時代人生的歷史大幕，襯托出在大外科時代，草地醫生終獲醫療奉獻獎之豐富精彩、結實纍纍的人生。

2020年適逢百年大疫，感謝景福醫訊的十二期邀約，讓家族再度共同審視父親的人生與作品，深受啟發，緊緊相連。家人計劃附上家族照片將之結集成冊，成為父親93歲的生日禮物分享多人。多年來，每次當我走過臺大醫院舊大樓中央走廊趕赴門診時，總不自覺想起包含父親在內的多少景福人，123年來也是在此來回奔忙，進而上山下海，成為多人的祝福。有幸能承繼前人美好腳蹤，心裡對人與對上帝充滿感恩。

「求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92：12）

（陳恒德係母校醫學系1983年畢業，現任醫藥品查驗中心特聘研究員）



## 編後語

文／李志元

光陰似箭，很快的又到了年底，2020年接近了尾聲，希望新冠肺炎的疫情也能隨著2020年的結束而消失，在海外各地疫情爆發頻傳的同時，在台灣生活更能感受到台灣真是個寶島，藉著這個角落真心的感謝堅守在醫療崗位上的諸位前輩與同事。

今年除了新冠肺炎肆虐，也發生了許多令人哀傷的事情，其中，我們所敬愛景仰的母校醫學院前院長陳定信教授於今年六月仙逝，本期景福醫訊刊載了韓良誠醫師對於陳定信教授的追思，描述了兩位前輩醫師四十多年來的互動。在醫學新知方面，隨著生活飲食習慣的改變，近年來體重過重的人口逐漸攀升，因此本期醫訊邀請了目前母校附設醫院一般外科專精於減重手術的楊博仁醫師介紹關於目前減重手術對於體重以及血糖控制的影響。同時，也邀請了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林中一主任分享偏鄉醫療的需求與挑戰。

今年適逢母校橄欖球校隊成立75週年紀念，在社群網路發達的現在，一些過去的醫學系橄欖球隊兄弟又開始聯絡上重聚，特別邀請醫學系橄欖球隊前隊長呂英志醫師回顧分享醫學系橄欖球隊的過去的歷史。在校友分享部分，延續了上一期黃碩文校友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艱困的童年生活，也接

續了上一期江顯楨校友與過去國語實小同學聯繫重聚的點滴，紀錄了與舊時師長以及同窗好友的情誼；周松男醫師分享了前往埃及尼羅河郵輪之旅的點滴；葉弘宣校友分享了「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豪爽心情；黃琢懿醫師分享了今年在新冠肺炎影響下全球跨國旅行急凍的前夕由謝松蒼教授帶領與學弟妹一同前往日北九州大學參訪；也由池岸軒醫師以及程紹儀醫師分享母校校園防疫的作為。

最後，特別感謝校友們的分享賜稿以及編輯委員們和亮月小姐的協助，得以完成本期的編輯。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1997年畢業，現任母校附設醫院一般外科主治醫師）